

权威全译典藏版

巴黎圣母院

成长必读
权威定本

博集典藏馆
CLASSICS 035

王蒙推荐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第一部浪漫主义鸿篇巨制
一部雄浑悲壮的命运交响乐，一曲思辨美与丑的悲歌

[法]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著
潘丽珍 译

*Notre-Dame
de Par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权威全译典藏版

巴黎圣母院

〔法〕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著
潘丽珍◎译

Notre-Dame de Par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雨果 (Hugo, V.) 著; 潘丽珍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04-4993-3

I. ①巴… II. ①雨…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4345 号

上架建议: 青少年阅读 · 经典名著

巴黎圣母院

作 者: [法]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译 者: 潘丽珍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吴成玮

策划编辑: 丛龙艳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31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993-3

定 价: 2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作者原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在参观，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搜索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在一座钟楼的隐蔽角落里，发现墙上有一个手刻的词：

’ ANÁ Γ KH^①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字母深深刻入石头里面，年深日久，已经发黑，它们的形状和姿态似乎都带有哥特字体某些固有的特征，仿佛是要表明写字人生活在中世纪，尤其是，这个词蕴涵着极其凄凉的宿命观，因此，作者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作者绞尽脑汁，反复思考，试图猜出不把这罪恶的或者是不幸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的额头上便不肯弃世而去的痛苦灵魂究竟是谁。

后来，那堵墙被重新涂抹过，或是刮磨过，我已记不清楚，从此，那字迹就不见了。近两百年来，人们就是这样对待中世纪那些卓越绝妙的教堂的。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肢解它们，把里里外外搞得面目全非。教士乱涂乱抹，建筑师乱刮乱磨，然后，民众也来了，把它们拆得七零八落。

因此，刻在圣母院幽暗钟楼上的神秘字迹，以及这字迹不胜忧伤地概括着的无人知晓的命运，除了本书作者在这里提供的一点儿捕风捉影的回忆外，就不再留有任何痕迹了。在墙上刻这个词的人已从尘世间消失好几个世纪，这个词后来也从教堂的墙壁上消失了，就连这座教堂也许很快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本书就是根据这个词写成的。

一八三一年三月

^① 希腊语，意为：“命运”。



定本附记

有人报告说，本版要增加若干“新”的章节，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而是应该说，要增加若干“未发表过”的章节。因为，如果“新的”是指“新写的”，那么，本版增加的几章就不是“新”的了。它们和作品的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出于同一时期、同一思想，从来都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再说，作者很难设想，这一作品完成后，怎能增加新的章节。不是想增加就增加得了的。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小说必定和它的各个章节同时诞生，一部剧作必定和它的各个场景同时产生。千万不要以为，你们称之为剧本或小说的那个整体、那个神秘的小宇宙，其组成部分的数目是可以任意增减的。这类作品应该一气呵成，一成不变，写好后再嫁接个什么、焊接个什么，是很难成活的。作品一旦写就，就不要再三心二意修修补补了。书既已出版，作品是男是女，既已得到承认，并且公开宣布，孩子既已呱呱坠地，那就算出生了，父母想改变也无可奈何，他属于空气和阳光，死活只好随他自己。你的书失败了吗？那你就自认倒霉吧。千万不要给一部失败的作品加些什么。你的书不完整吗？你在酝酿时就应该使它完整的。你的树盘结弯曲吗？你别想把它矫直。你的小说得了肺病，生命垂危吗？你不可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你的剧作生来就是瘸腿吗？请相信我，千万别给它装上假腿。

因此，本书作者特别想让读者知道，这次增补的几个章节并非为这次再版而写的。如果说本书前几版没有出现这几章，理由非常简单。《巴黎圣母院》首次付印时，这三章^①的草稿找不见了。要么重写，要么就舍弃。当时，作者考虑到，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稍长一些，涉及艺术和历史，少了这两章，也无损

^① 第五卷的两章确实是和其他各章同时写好的，但原稿并没有丢失，而是雨果拒绝交给出版人。但第四卷的第六章可能是为1832年第8版增写的。

剧作或小说内容的完整性，读者也不会觉察，只有作者一人知道少了这几章这个秘密。所以，他就决定舍弃了。此外，作者不想隐瞒，当时也有惰性在作祟，面对要重写三章的艰巨任务，他望而却步了。他觉得，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呢。

今天，丢失的几章又找到了，于是，他抓紧时机，让它们各就其位。

因此，读者将要读到的是一部完整的小说，是作者原本想象的样子——原来写就的样子，原封未动，交给读者，好也罢，坏也罢，千古流芳也罢，昙花一现也罢，不管怎么说，那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写出来的。

有些人只在《巴黎圣母院》中寻求离奇的故事情节、悲剧的效果，当然他们也颇有见地，对于这些人来说，重新找回来的这几章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有些读者可能和他们相反，认为研究一下本书蕴涵的美学和哲学思想并非徒劳无益。在读《巴黎圣母院》时，他们兴致勃勃地从小说的情节中分辨出非情节的东西，透过诗人的创作津津有味地追寻（请允许我们使用这些有点狂妄的字眼）历史学家的体系和艺术家的宗旨。

尤其是为了这一部分读者，这次再版时，我们加进了这几章，以使《巴黎圣母院》变得更加完整，假若认为《巴黎圣母院》值得完整的话。

作者认为，建筑艺术如今正日趋衰落，这一至尊艺术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作者在增加的一章中发表并阐述了这个观点。不幸的是，他这个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并在他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不过，他感到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他热切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证明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知道，无论什么形式的艺术，都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时代，可以听到新一代的天才正在我们的工作室里萌动。种子既已撒入犁沟，收获一定令人满意。只是他担心（在本版第二卷中可以知道为什么），建筑艺术这块古老的土地会丧失活力，可是，多少个世纪以来，建筑艺术曾一直是培育艺术的最好土壤。

然而，当今的青年艺术家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可以说前程无量，以至于尽管当前建筑学校的教师令人生厌，可是，他们却不知不觉甚至是不由自主地

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这与贺拉斯^①谈到的陶工相反，那陶工想做双耳大瓮，可是做出来的却是砂罐。“轮子一转，就做成了砂罐^②”。

但是，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家将以怎样的方式解决他们的艺术问题，不管怎样，在期待新的纪念性建筑物诞生的同时，让我们保存好那些古老的纪念性建筑物吧。可能的话，我们要唤起人民对民族建筑艺术的热爱。作者宣称，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也是他毕生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

《巴黎圣母院》也许展现了中世纪艺术的某些真实景象，对于这一绝妙的艺术，至今有些人一无所知，更有甚者竟然不屑一顾。但是，作者认为，他自愿承担的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他曾不止一次地抓住时机为我们古老的建筑艺术辩护，他曾理直气壮地揭露了许多褻渎、玷污和拆毁古老建筑的行为。他将一如既往，坚持不懈。他保证，要经常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会食言。他将孜孜不倦地保卫我们的历史建筑，艺术学校那些破坏传统艺术的人费多大劲来破坏，他也费多大劲来捍卫。看到中世纪的建筑落入那样的人手中，看到他们那样粗暴地用灰泥涂抹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真让人痛心不已。我们这些知书达理的人，看到他们胡作非为，却只满足于在旁边吆喝几声，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这里所说的不仅是外省发生的事，在巴黎，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窗户下，在这个文明的大城市，在这个有出版、言论和思想自由的都市，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发生。在结束这篇《附记》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破坏艺术的野蛮行为，每天都有策划和研究，每天都有新的开始、新的继续和平平静静的结束，而且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当着巴黎艺术公众的面，不顾被这种胆大包天的行为搞得张皇失措的批评界的指责。例如，最近拆毁了大主教府^③，说这座建筑趣味并不高雅倒也罢了，但是，在拆大主教府的时候连同主教府也拆了，那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稀世古迹，专事拆毁的建筑师却不识货，

①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著名诗人，代表作为《诗艺》。

② 原文为拉丁语，出自贺拉斯的《诗艺》。

③ 巴黎大主教府建于17世纪末，就在圣母院旁边。1831年2月15日发生骚乱，大主教府被拆毁。

不辨良莠就一齐拆掉。现在，有人动念要把万森城堡那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小教堂夷为平地，在那里建造什么石头工事，然而，连多梅尼尔^①在世时都没有觉得需要在那里建造工事。波旁宫^②这座破烂不堪的房子，耗费巨资进行修缮和恢复，而圣小教堂^③的漂亮彩绘玻璃窗却被春分或秋分的大风刮得东歪西倒散了架。最近几天，圣雅克-德-布什里教堂的钟楼上搭起了脚手架，说不定某个早晨就要遭到镐头的蹂躏。有一个泥瓦匠，在司法宫的两座令人肃然起敬的钟楼之间建造了一座小里小气的白房子^④。还有一个泥瓦匠，把一个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的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乱砍滥伐，任意阉割。当然，还会有另一个泥瓦匠来拆毁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⑤。所有这些泥瓦匠，都自诩为建筑家，由省政府或国库杂支开付工资，居然也穿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绿色礼服。他们假冒高雅，对真正高雅趣味的危害罄竹难书。我们在写这篇《附记》时，真觉得痛心哪！他们中间有一个来宰杀杜伊勒里宫^⑥，抡起大刀，对准菲利贝·德洛姆的脸面砍了一刀^⑦。看到这位先生那样厚颜无耻，竟敢在文艺复兴时期最精美的一座建筑物的正面墙上开凿如此笨重难看的矮门，无疑会让人感到，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桩大丑闻。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巴黎

① 多梅尼尔（1776—1832），万森城堡守将，曾在1814和1815年为抵御反法联军，守卫万森。

② 波旁宫由波旁公爵夫人建于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以后，是法国资产阶级立法议会所在地。

③ 圣小教堂，由圣路易建于1245年，在司法宫内。

④ 这里指1776年司法宫遭火灾后建造的那座豪华的建筑。

⑤ 法国国王的教堂，在卢浮宫廊柱对面，1831年2月14日民众骚乱使它不再适合做教堂，有人想把它拆毁。

⑥ 杜伊勒里宫为法国王宫，始建于16世纪。

⑦ 菲利贝·德洛姆（1510—1570），法国建筑家，1548年始任皇家建筑总监。杜伊勒里宫在他主持下开始建造。这里是指建筑师丰泰纳（1762—1853）在菲利贝·德洛姆建造的正面墙上开了一个大门，一条街从这门里通过。

目录 Contents

作者原序	001
定本附记	001
第一卷	
一、司法宫大厅	001
二、皮埃尔·格兰古瓦	016
三、红衣主教大人	025
四、雅克·科佩诺尔老板	031
五、卡西莫多	040
六、爱斯梅拉达	047
第二卷	
一、新的打击	050
二、河滩广场	052
三、以善报恶	055
四、黑夜跟踪漂亮姑娘的种种麻烦	064
五、《麻烦》续篇	068
六、摔罐成婚	070
七、新婚之夜	088
第三卷	
一、圣母院	098
二、鸟瞰巴黎	106
第四卷	
一、善女	128
二、克洛德·弗罗洛	132
三、敲钟人	136
四、狗和主人	143

	五、克洛德·弗罗洛续篇.....	144
	六、不得人心.....	150
第五卷	一、圣马丁修道院院长.....	151
	二、“这一个将会杀死那一个！”.....	161
第六卷	一、对古代司法界的公正概述.....	176
	二、老鼠洞.....	185
	三、一块玉米饼的故事.....	188
	四、一滴水，一滴泪.....	206
	五、玉米饼故事的结尾.....	214
第七卷	一、把秘密告诉山羊的危险.....	215
	二、神甫和哲学家是两回事.....	228
	三、钟.....	236
	四、'ΑΝΑΓΚΗ.....	238
	五、两个黑衣人.....	251
	六、大街上骂人后患无穷.....	257
	七、夜游修士.....	261
	八、临河窗子的妙用.....	269
第八卷	一、金币变成了枯叶.....	277
	二、金币变成了枯叶（续）.....	286
	三、金币变成了枯叶（续完）.....	290
	四、抛却一切希望.....	293

	五、母亲	306
	六、三个人，三颗心	310
第九卷	一、高烧	326
	二、驼背，独眼，瘸子	336
	三、聋子	339
	四、粗陶花瓶和水晶花瓶	342
	五、红门的钥匙	352
	六、红门的钥匙（续）	354
第十卷	一、圣贝尔纳修士街上格兰古瓦大献妙计 ...	357
	二、“当你的流浪乞丐去吧！”	367
	三、快乐万岁	369
	四、帮倒忙的朋友	377
	五、法兰西路易先生的祈祷室	394
	六、短剑在闲逛	422
	七、夏多佩来救援了	423
第十一卷	一、小红鞋	426
	二、“白衣美人”（但丁）	455
	三、弗比斯成婚	462
	四、卡西莫多成婚	463

第一卷

一、司法宫大厅

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以前的今天，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的三重城垣内，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惊醒了酣睡中的居民。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在历史上却是平淡无奇的日子。那天，一大早巴黎大小钟楼钟声四起，男女老少纷纷起床，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不是皮卡第^①人或勃艮第^②人打来了，或是要抬着圣物盒游行；也不是拉阿斯葡萄园^③的学生造反了，或是威名显赫的国王陛下进城来了^④；不是巴黎隼山的绞刑架上要绞死男女扒手，甚至也不是那些穿得花团锦簇、帽子上插着羽毛的外国使团突然来临。这种事在十五世纪是屡见不鲜的，不到两天前，还曾有过这样一队人马在巴黎招摇过市，那是佛兰德的

① 皮卡第在法国北部，历史上曾建立过强大的封建政权，长期与法兰西岛的人打仗，1482年归属法国，成为法国一个大区。

② 勃艮第在法国东部，历史上也曾建立过王国，14世纪才最终成为法国一个省，也长期和法兰西岛的人打仗。

③ 拉阿斯葡萄园于1548年曾发生过大学生暴乱。

④ 当时国王路易十一通常不住在巴黎。

使团，专程前来为法国王太子和玛格丽特·德·佛兰德公主缔结婚约的^①。波旁红衣主教^②嫌这一行人太麻烦，但为了讨国王欢喜，只好强做笑脸，迎接这群土里土气的佛兰德的市长、镇长们，在他的波旁府大演优美的寓意剧、讽刺剧和笑剧^③，让他们一饱眼福。可是下了场倾盆大雨，门前的华丽帷幔淋了个不亦乐乎。

一月六日，拿让·德·特洛瓦^④的话来说，是使巴黎全体民众欢天喜日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从古以来就是主显节^⑤和愚人节^⑥合而为一的隆重日子。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要在河滩广场上点燃节日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地里种五月树^⑦，在司法官的礼堂演圣迹剧。通告头天就公布了：巴黎总管^⑧的差役身穿漂亮的紫色毛料半截袄，胸佩白色大十字，在各个街口吹着喇叭，大声宣布总管府的通告。

因此，市民们一早就关上了家门和店门，男女老少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拥向这三个指定的地点，有的去看篝火，有的去看五月树，有的去看圣迹剧，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不过，我们要对爱看热闹的巴黎人唱首赞美诗，他们凭着从古代遗传下来的常识，大部分人都去看篝火和圣迹剧，因为一月看篝火正合时令。至于圣迹剧，是在司法官礼堂里演出，上有屋顶，四周有墙壁，不怕寒风和冷雨。因此，爱看热闹的巴黎人都不约而同地拥到这两个地方，而布拉克小教堂墓地里那株可怜的纸花稀疏的五月树则在一月的严寒中瑟瑟发抖。

拥到司法官前后左右各条街道的人尤其多，因为他们知道，两天前来

① 根据阿拉斯条约（1482），年仅十二岁的法国王太子（后来的法王查理八世）要和年仅三岁的玛格丽特·德·佛兰德公主缔结婚约。双方于1482年12月23日签订婚约，但最终没有履行。

② 查理·德·波旁（1433—1488），十二岁当里昂大主教，1467年任红衣主教，是一位“好战的、卓越的和贪图享受的高级神职人员”。

③ 原文为拉丁语。

④ 让·德·特洛瓦是法国编年史家。

⑤ 据《圣经》说，耶稣曾三次向世人显形，天主教称为“三王朝拜节”，至今仍在一月6日举行。

⑥ 这里的愚人节是中世纪的一个民众娱乐节日，不是西方人在4月1日过的愚人节。

⑦ 五月树一般在5月1日或其他日子种植，常常饰以高等法院书记团的纹章，种在司法官的院子里。

⑧ 巴黎总管是国王在巴黎的代表，掌管军政和司法大权。

到的佛兰德使臣们提出要在司法宫大厅里看圣迹剧，同时观看丑八怪之王的挑选。

那天，要想挤进这间大厅可不容易，尽管它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礼堂（的确，那时候，索瓦尔^①还没有测量过蒙塔吉城堡的大厅）。司法宫广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好似一片汹涌澎湃的海洋，站在临街窗口看热闹的巴黎人大饱了眼福。通往广场的五六条大街，犹如五六个河口，时时刻刻涌出一股股人流，汇入大海。不断壮大的人流冲击着广场周围的房屋和不规则的墙角，犹如海浪冲击海岸上伸突出来的岬角。司法宫那巍峨的哥特式^②建筑的正面中央有一座高大的台阶，两股人流不断上上下下，到了台阶中层就一分为二，沿着两侧的台阶奔泻而下，可以说，犹如两股流水不断泻入广场，正如瀑布泻入湖泊一样。喊声、笑声、无数双脚的践踏声，合成巨大的喧嚣，这喧嚣有时会变得凶猛异常，人流的后浪把前浪推向台阶，有时却又后退，引起阵阵骚动，掀起团团旋涡：不是总管府的一个弓箭手在推推搡搡地维持治安，就是一个骑警的马在那里尥蹶子。这个妙不可言的维持治安的传统由巴黎总管府传到保安队，又传到骑警队，再传到当今的巴黎警察队。

家家户户，大门口、窗户前、窗洞里、屋顶上，满是人头，成千上万。市民们一张张善良的面孔平静而诚实，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嘈杂的人群，他们个个都心满意足。因为，即使是现在，有许多巴黎人仍只满足于旁观看热闹。眼前是一堵高墙，高墙后面正在发生什么大事；这高墙本身就足以使人产生兴趣了。

假如我们这些一八三〇年的人能够展开想象的翅膀，夹杂在这群十五世纪的巴黎人中间，和他们一起挤挤撞撞、拉拉拽拽、磕磕绊绊地挤进这个本来极为宽敞而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天却显得异常狭窄的大厅，也会觉得

① 索瓦尔（1623—1676）是法国历史学家。

② 一般用的“哥特式”一词的含义是不恰当的，但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随一般人的习惯，用它来表示中世纪后半叶的以尖顶穹隆为主要特征的建筑艺术，这一建筑艺术接替了中世纪前半叶那种以半圆拱腹为特征的建筑艺术。——作者原注

里面的景象既不是没有趣味，也不是没有吸引力的。虽说都是很古老的东西，但恰恰因为古老，我们才会感到更加新奇。

要是读者同意，我们就来想象一番，看看读者若和我们一起夹杂在这群身穿罩衫、短袄或短裙的嘈杂人流中跨进大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我们会感到耳鸣眼花。头顶上是木雕贴面、饰有金色百合花图案的蓝色双拱穹，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离我们几步远，有一根大石柱，走过去还有一根，再过去还有……直到大厅尽头，共有七根大石柱，支撑着双拱穹的七个拱底石。前面四根石柱周围摆了几个货摊，玻璃制品和假首饰闪烁着夺目的光彩；里面三根石柱周围放着几条橡木板凳，这些板凳已经被诉讼人的裤子和代诉人的袍子磨得又旧又光了。大厅四周，顺着高墙，在门与门、窗与窗和柱与柱之间，一列塑像不见尽头，陈列了自法拉蒙^①以来的历代国王：游手好闲的国王^②双臂低垂，目光下视；骁勇善战的国王昂首举臂，仰望天空。还有一扇扇尖拱长窗镶着五光十色的彩绘玻璃，一个个宽阔的出口处竖着一座座精雕细刻、绚丽多彩的门扉。拱顶、石柱、高墙、窗框、门扉、护壁板、塑像，这一切，从上到下，一片湛蓝金黄，辉煌灿烂。这些东西，在我们想象中看见的时候，光泽已经有点黯淡，到了公元一五四九年，已被灰尘和蜘蛛网所淹没，几乎全然不见当年的光彩，尽管那年杜·布勒尔^③还照传统的观念称赞过这些建筑。

我们只要想象一下，这个宽敞无比的长方形大厅在一月惨淡的阳光照射下，拥进一群五颜六色、吵吵嚷嚷的市民，他们沿着墙壁游荡，绕着七根柱子转悠，我们就能对大厅内的全部景象有个大致的印象了。下面，我们试图将那些有趣的细节作一番具体的描绘。

可以肯定，要是拉瓦雅克^④没有谋杀亨利四世，就根本不会有拉瓦雅克

① 法拉蒙是传说中的法兰克第一位君主，生活在公元5世纪。

② 这里指法国历史上墨洛温王朝最后几个不问政事的国王。

③ 杜·布勒尔生于1528年，1549年开始过修道生活。

④ 弗朗索瓦·拉瓦雅克（1578—1610），刺死亨利四世的凶手。